



在这世上,总会有人明明互相喜欢却不说出口。比如我和曾南。

那年在北京,大学报到第一天,在校门口我一眼就看见了扎着长长马尾的曾南,她的身边推着大包小包。

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她是谁,但这并不妨碍我厚着脸皮前去搭讪。我说同学,你也是新生吧?我帮你拿吧。曾南有点吃惊,傻乎乎地说,我是射手座,星座运程上说这个星期如果我穿黑色T恤,就会遇到贵人。那个贵人就是你吧?

这是哪儿跟哪儿呀?简直就是个傻丫头嘛。我和曾南居然同班,她坐我前排。当有教授讲课像催眠曲的时候,我就习惯性揪一下她的长马尾,说,没睡着吧?她回头,说,你怎么知道我困了?我失笑。我知道曾南是不会生气的,她好像生来就不会生气。

那次我们在餐厅吃饭,她忽然对我说,江南,我们是老乡,而且我们的名字里都有个南字,我们是本家吧?我说你这才发现呀,我早当我们是一家人了。

那年冬天,我妈拿了大包小包的东西去学校看我。刚好曾南在校园里见了,她上前帮我妈,当然她并不知那是我妈。她一路送到宿舍里来,我叫妈时,她就笑了,说江南,我总算报了一箭之仇,不对,是大水冲了龙王庙,好像还不对……宿舍里一帮哥们儿早已笑翻了,说曾南你好像很激动。

我妈走了以后,为了感谢曾南的“助人为乐”,我特意请她吃饭。曾南似乎很感慨,说,咱妈真好,多么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啊,何时再来呀?我忍不住严肃地说,别咱妈咱妈的,听着好像夫妻似的。曾南拍了拍我的肩,说老兄,你也太敏感了吧,难道做兄弟姐妹不行?



大三时,外系的一个女孩看上了我。我生日那天,大家浩浩荡荡杀向校门口那家餐厅为我祝寿。那女孩一直小鸟依人般坐我身边,曾南则一直和我喝酒,一杯又一杯,直到大醉。

那天晚上,那女孩非拉我去校园散步。在校园的人工湖边,我发现曾南居然躺在那里。看见我,冲我嘿嘿笑。外系女孩对我说,如果我没猜错,曾南应该是喜欢你的。

第二天,我在图书馆拦住曾南,我说,你真的喜欢我?曾南愣了一下,然后,她笑了,把腰都笑弯了,说是啊是啊,我喜欢你,我真的喜欢你!我摸了摸后脑勺,明白了什么,我就说嘛,这是不可能的。心里恨透了外系那黄毛丫头,自作聪明瞎猜什么呀。曾南怎么可能喜欢我呢?

毕业后我们都回到济南。但不久后我就不想在济南了,想去北京或者上海,总之不能待在这里。曾南得知这件事后,她像风一样旋进我宿舍里,她说为什么要离开呢?这里谁得罪你了?我说谁也没得罪我,我是男人,好男儿志在四方。曾南说那么我就当是自己得罪了你,你才走的。说完气呼呼地走了。

一个星期后,我去了上海,在一家公司落了脚,薪水还可以,日子过得不错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,我忽然接到曾南的电话,她说,江南,去外滩了没有?东方明珠呢?还有,上海的女孩子是不是个个长得十足?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。她就笑了,说江南,我决定去投奔你。

几天后,在虹桥机场,我见到了曾南。她依然是长长的马尾,灿烂的笑容。在出租车上,她问我,我们阔别多久了?我说丫头,我们阔别三个月啦。

她说先住在我那里,她联系的单位离我那儿不远,很方便。她在房子里转了一圈,下通知似的对我说,这里不错,两室一厅,我们一人一间,我就租你这里了。还没等我发表意见,她就接着说,我会做好多菜的,总之让口福之欲相抵你的不高兴,好不好?

本来我真想装作不欢迎的样子,见她这样,我大笑,谁说我不高兴了?你这个丫头说话永远驴唇不对马嘴,不过总算我聪明,每次都能明白。但是,孤男寡女,你就不怕我欺负你?这回轮到她大笑了,说老兄,你要敢欺负我,我就告诉咱妈去。



曾南居然真的会做好多菜,每天有菜有汤有荤

有素,更令我吃惊的是,她居然学会了做上海菜,有个什么小绍兴鸡粥做得极为像模像样。她自我感觉良好地说,我一学就会,很有天赋对不对?我喝一口又喝一口,说,曾南,你祖上是御膳房的?看来当初答应你住进来是明智之举。

曾南给我盛了一碗米饭,说你一直都喜欢吃米饭,在学校的时候,你几乎每天都吃米饭。

我说是啊,我非常不爱吃面条和馒头。她忽然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说江南,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追你?你看我,从济南追到上海,又追到家里。不过你真正的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,我不会追你的。

我心里忽然有点失落,嘴里却说我知道了,你怎么会看上我呢!她再次笑弯了腰,说不要难过,其实我真的看上你了。我摇摇头,说土可杀不可辱,你不用同情我。

心情骤然间冷了下来。爱情真是没办法的事,



曾南搬出去之后,我也给她打过电话,但她总是很忙。这天,我打电话给她,没有问她过得好不好,而是说我们喝酒去吧,别告诉我你很忙。她一听就笑了,说老兄,你失恋了吧?

我们去了外滩。曾南一再追问我是不是失恋了,本想对她倾诉一下的,但看她一脸的幸福乐祸,就说曾南,喝酒喝酒。于是我们就对着喝酒,毫无节制地喝,最后自然就醉了。

曾南让我背她回去,极说不背,她借着酒劲打了我好几拳。我说,你怎么这么暴力啊,哪个男人敢娶你啊?她从我背上骨碌下来,说谁让你娶了?你还是要娶你上海小女人吧。

不久,曾南就回了济南。她说上海一点儿都不好玩,所以决定打道回府。

一年多后,我也回到了济南,回来后不久,我注册了自己的小公司,生意还不错,朋友们说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,去上海真是浪费时间了。



那次同学聚会,我忽然发现就我和曾南是单身。老同学鹏子说,要不你们俩在一起吧,这次我做主了。其余几个一听都拍手叫好,说我们也是这个意思,肥水不流外人田,江南你是男人先表个态。

这真是太突然了,我有点措手不及,我看了看曾南,想看看这丫头什么态度。果然,曾南说话了,她说江南现在是钻石王老五,又年轻又帅……

我说还有什么。曾南接着说,感情又专一又不会找情人。我大笑,说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找情人?有合适的就找!她嘻嘻地笑,说你们大家可听见了,是他拒绝我的,他宁愿找情人,也不愿找我!大家听了就哄笑,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不久,曾南忽然向大家宣布她有了男朋友。看她站在人群里眉飞色舞地给大家说这件事,我忽然很难过,想告诉她我不是那种会找情人的人,真的不是。

几天后,曾南请大家喝啤酒,说结婚时他们不准备办婚宴了,现在就请,请大家去南部山区,那里有山有水,多美啊。

喝得醉醉的曾南拉着我跑到山顶,她对着天空大声喊,江南,让我们彼此相忘于江湖吧!我侧身看她,她的眼里有泪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她流泪,可是为什么呢?什么叫相忘于江湖?我感觉我的脑子短路了。

曾南开口了,她说,江南,你这个家伙对我真的从来都没有一点感觉吗?我终于呼出一口气,我说你真的喜欢我吗?是啊,我说过多少遍了!从我说“咱妈”的时候就喜欢你了,可你一直在拒绝我!

我的脑子轰地一下,我一直以为你在跟我开玩笑啊,你说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正经一点?曾南脸都急红了,我一直都是正经说的!

我的脸也急红了,我想豁出去算了,反正不说再没有机会了,我说新生报到那天我去搭讪,第一眼我就喜欢她了。一个大男人同意和一个女孩子同住,那是因为我以为和她会有未来,可她居然只是租房住而已……

曾南呆呆看着我,我喘口气接着说,她离开上海后我不久也回来了吧,那是因为我放心不下她,是因为思念她。只是,我却从不敢相信她的话,一直以为她只是开玩笑。其实只要相信一次,只一次,就不是这样的结局了对吗?上天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机会,但也设了太多的迷局。就像梁祝,祝英台给了那位梁兄那么多暗示,但那个笨家伙就是悟不出来,就那么眼睁睁一点点错过了……

我说完这些话后,曾南忽然笑了,她又恢复了一贯的傻气和大而化之,说,你看,我今天又穿黑衣服了,星座运程上说,今天我会遇到贵人。然后她靠过来,拍了拍我的肩,说老兄,我是骗你的,你不来求婚,你让我和谁结婚啊?至于那个未婚夫,让他见鬼去吧,他是谁我都不知道呢。

那一刻,我的心情大家一定能猜得出来对吗?是的是的,除了惊喜还是惊喜。我抱起曾南,我说你这个臭丫头,你找揍啊,和我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……

我忽然有些伤感,眼睛渐渐模糊起来,幸福本来可以来得更早一些。

还好,春天还在,花儿依然盛开。曾南那丫头适时地安慰我。

约稿《言情》是爱情小说版,欢迎为本版投稿,写出你心中唯美的、凄美的、奇美的、壮美的爱情故事。要求原创、首发,3000字左右。三个月内不回复视为退稿。



文/李燕 图/李崇武

她离你这么近,却又那么远。

那时候有个女同事和我走得很近。女同事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女孩,妩媚又精明,穿名牌衣服用名牌香水。

有一次女同事在楼下叫我,我和曾南正在厨房里做饭,我们一起探出头往楼下看。曾南说你女朋友们。我说是一个同事。她扬了扬眉,说请上来一起吃饭吧。我着急地说真的是同事,曾南就再笑,说你已经说过了。一点也看不出吃醋的样子。

我想,曾南果然只是租房住而已。

不久,曾南搬了出去,她的公司给单身员工安排了宿舍。她搬走那天,我看着她收拾行李,说集体宿舍很乱的,还是住这里更方便些。她说,我倒是方便了,可是“你们”就不方便了。她把“你们”二字咬得很重,我知道她指的是我那个女同事。

我无法告诉曾南我和那个女同事不过是激情罢了,女同事需要的不仅仅是爱情,还有高薪、房子、车子。我不会变成那种又有钱又好脾气的上海成功男人,而她却是很明确自己要什么的上海女人,我们之间,除了一个短暂的感情肥皂泡,还能有什么呢?